

硬骨头系列

雪龙吟



司马紫烟新作品

雪 龙 吟

司马紫烟/著

黄 山 书 社

- 九、药和尚贪心逼少年
 阴山老饕赠绿坎肩 243
- 十、桂丽姝潜迹追俊逸
 酩艳妞佯醉戏浮心 273
- 十一、九莲寺众僧赤条卧
 阮玉屏碧沙惩恶僧 303
- 十二、三巨魔围攻美少年
 老风流陡现俏色惊 334
- 十三、蝎美娘媚术巅乳峰
 遭虫毒囚棺斥妙姬 364
- 十四、吉星照假尸见江明
 长安府书生撞浪蝶 393
- 十五、崔妹妹呈现玉裸体
 歹和尚异香欺林洪 423
- 十六、俊金童调笑艳仙妹
 为求欢反目兵刃见 453
- 十七、蛇胆瓶丐僧双斗恶
 金碧菇引起厌恶心 482
- 十八、李九尊装死赚秃头
 睡美人雪体迷少年 511

招术，心里总有点儿事惧，但真的动上了手，火气一冲，倒不会再想到生死二字了。林洪不是懦夫，当然不会向卖药和尚告饶，事情到了主空虚地步，他只有一肚子火，两只汪汪的眼睛，盯着走去的卖药和尚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
卖药和尚走的极慢，他似是还在计量着，走出去十丈来远，忽然住了脚，缓缓的转过头，小眼睛盯着林洪，沉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小鬼头，怎么样？雪蛇胆被谁带走了，你想说不想说，全在你自己，不过我得告诉你，你说了，咱们还有话讲，你不说，我想收你的小命！”

林洪怒目而视，没说话。

卖药和尚走回来，林洪不理他。

两人僵了一阵，卖药和尚接道：“小鬼头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老拙是吃药过日子的，你得了这种好药，不能没有我老拙的份儿，趁早把这药的下落说给我，我给你把酸里红解了，要不然，你想逞英雄，我就成全你，把你甩到那片大火里，烧死你！”

林洪的半个身子里，仿佛有滚酸在穿流，他早就提功封过穴，结果没有用，这时候要想跟对方拼斗，也是白想，他冷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大师父要待怎样，随你的便，天可塌、地可陷，你今生休想从我林洪的嘴里听到雪蛇的下落。”

卖药和尚打了两声哈哈，说道：“我老拙不信你这小鬼头顶绞牙，我要试试看！”

他说着，探右手向林洪肩上抓来。

不知道是种什么力量，使林洪不甘心，他的左半个身

子还有用，就在卖药和尚一探手之间，左腿一弹，霍地拔起了身子，左手里的古铜短剑，猛然向卖药和尚扎去。

卖药和尚虽然又矮又胖，在江湖上可是拔尖的人物，他的身手敏捷，轻轻地让开了古铜短剑，跟着一欺身，花蛇手翻腕生风，向林洪持剑手抓来。

林洪只用半个身子跟他交手，三进两退，不过几个回合，早被卖药和尚扣住了脉门。

卖药和尚嘻嘻的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你这小鬼头敢跟我动手，也算是有种了，我这葫芦里已经收进了七十二条人命，连你这一条该是七十三条了。”

他把林洪一提，扛到了肩上，便向那一片火海里走去。

这时候风还是那么大，火头烧得更高了。

人是免不了—死的，小人物想不开，不但不想死，还挺怕死，英雄有一点不同，他们不怕经死，可也有一点相同，他们也不想死，这时候的林洪就是这样，他不怕死，但他觉得这样被卖药和尚甩在野火里烧死，死的不值得，不想死。

他的右半身酸的用不出力，左手脉门被扣住，心里很着急，明知道事情要糟，不由得拚提内力，去活血走脉。

他用少林内功心法的“勇排五关”，运提丹田大罗金刚真力，一口气鼓上天灵，环右耳门，猛然穿泻右侧，忽觉半身一动，筋骨活络了。

买药和尚的“酸里红”，本不是功力能解活的，那为

什么林洪一口真力竟然活了血脉，说出来一点不稀罕，原来从他吃了雪蛇胆以后，胆水的奇寒之气，潜在丹田之中，平常的时候，他自己并不知道，这时候，他一口气起来，立时化解了“酸里红”的药性。

无论什么药，凡味酸的都是热性，凡苦的都是寒性，酸里红是热性的，雪蛇胆是苦寒的，寒热一交，林洪筋肉一动，那股酸溜溜的味道，全化为乌有了。

不过，林洪的右手脉门还被卖药和尚扣着，他不想让卖药和尚知道自己的右半身已经活络，就在卖药和尚的肩上说道：“大师父，你果真要把我甩到火里烧死吗？”

卖药和尚偏过头来，小眼睛瞟了林洪，说道：“怎么？你还不死吗？若是你不想死，趁早把雪蛇胆的下落说出来，我老拙答应你，绝不再告诉什么人，说出我是听谁说的就是。”

林洪笑道：“大师父说的轻巧，我林洪生为丈夫，不想出卖朋友，你果真要把我抛在火里去吗？”

卖药和尚“呸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这小鬼头才多大，竟敢自称丈夫，丈夫值得几个钱一两？我手里死的，没有一个不是丈夫，你要再说是丈夫，我可要用对付丈夫的手法，折磨折磨你了！”

林洪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大师父不用夸海口，只怕未必如你的意……”

他说着，迅然一探右手，用翻手擒龙的手法，扣住了卖药和尚抓他左手脉门的手。

卖药和尚吃了一惊，他万万没想到，林洪会以功力化

解了“酸里红”药性，但是，他是出名的好手，被一代怪丐李九尊拿住脉门时，尚用不认输，这时候他当然更不认输，他忍着澈骨的疼痛，向林洪斜了一眼，左手一翻，又向林洪的右手扣过来。

林洪知道，若再被他扣住，论内力较不过人家，事到如今，不得不用狠手，所以一瞬之间，他一松右手，挫力向卖药和尚肩井穴上，一肘撞去。

只听卖药和尚闷哼了一声，粗矮的身子往下坠，林洪借力一挥身子，跃开五七尺远，脚方落地，卖药和尚忽然又一挺而起，拿定了桩。

林洪一愣神，想不通卖药和尚被自己撞了肩井穴，为什么还能一落复起，安然无恙？

卖药和尚哈哈大笑一阵，说道：“小鬼头，你这等江湖小技，岂能制得我卖药和尚，我明白的跟你讲，我这身上穴道，十年以前就封起来了，你不好好拿我脉门，却来撞我的肩井穴，可是活该你倒楣，这会我放着那味好药不要，定要拆腾拆腾你，然后把你的小命儿收进我的葫芦里了！”

他说着，身子一摇，没招没式，向林洪撞来。

林洪这时的眼力，任什么奇幻招式，都可以看出路子来，唯独对于卖药和尚这种没招没式的身法，不知怎么对付，但时间仓卒，不能不接，于是迎着卖药和尚的撞势，旁里让去。

卖药和尚万里独行，没卖过谁的帐，自然有他的绝活儿，他这种没招没式的身法，是功去到家以后的结果，一

身撞过去，冲力之大，不下千斤，如果林洪被他撞上，要不五脏皆裂，气血翻腾，才是怪事！

只见他撞到林洪的落身之地，嘻嘻一笑，脚没沾地，手也没有劈空借力，矮胖的身形在空中一个骨碌滚，跟着林洪闪让的身子，又撞了过去，而身形之快，跟起脚的一刹那，一般无二。

林洪看得清楚，心里可就越惊，他看到卖药和尚如影随形，就像被自己吸着一样，跟了过来，他想起了武林传说的一种身法。

那种身法叫做“僵尸赶人”。

人死了以后，停露在床上，常常因为狗猫一为的动物，掠尸而过，会把僵尸逗起来，僵尸起来以后，会追赶活人，活人跑得快，他也跟得快，若是被他追上，他会把活人一把搂住，搂到死。

这种僵尸赶人的事，时下里是说电的作用。

不过武林中练的这种身法，跟真的僵尸赶人有一点不同，僵尸赶人不会转弯，只要被赶的人一转弯，僵尸便失了凭藉，颓然仆倒下去，武林中的“僵尸赶人”身法，可能够正旋右转，随心所欲。

而且还有一点，武林中的“僵尸赶人”身法，不是电的作用，而是一种高乘的气功，会这种功夫的人，他从丹田之中，透出来一股力道，吸在对方身上，就可以你到那里，我也跟到那里。

林洪听说这种身法是三百年前，在湘西的一位武林高手研创出来的，三百年来，武林道上会这种身法的，总共

不过三个人，而且都是三湘道上的人物，近八十年来，这种身法已经失传，为什么卖药和尚施出了这种身法，林洪简直想不通。

当下里，林洪左闪右让，兜了几十个圈子，依然脱不开身子，而在他没有看到卖药和尚发招的路径之前，又不敢贸然出手，他急得不得了。

卖药和尚还是不发招，只用矮胖的身子往林洪身上撞，林洪心中暗道，我任他赶撞，到头来总不有个结局，不如攻他一记便了。

于是，他断喝一声，古铜短剑应手一旋，“怒龙混海”、“赤龙拂野”、“惊龙霹雷”，“刷刷刷”一连三招，剑化一片青光，匹练泼银也似向卖药和尚攻去。

这三招都是游龙十八剑里的招式，手起处，夹风带雷，剑走时，寒光万道，加以那古铜短剑剑气森森，端的是威猛非凡。

卖药和尚被剑气慑住了，应着林洪的剑招一晃身，退出了一丈多远，翻了翻小眼睛，说道：“你这小鬼头倒是满扎手，我老拙倒看不出你有什么本领可以制得住我，你等着，我把葫芦卸下来，咱们再算帐！”

他说着，探手过肩，去摘背上的青铁葫芦。

这时候，旁边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，说道：“该死的老秃！你是怎么了，为什么跟小辈们动起手来，你可是要甘落辈份，给我老头子做孙子吗？”

卖药和尚听出了是谁，林洪也听出了是谁。

林洪挽剑一拜，那老头子缓缓走了过来。

九、药和尚贪心逼少年 阴山老饕赠绿坎肩

卖药和尚心里有个算盘，他打算逼林洪说出雪蛇胆的下落，自己就去找那个得到雪蛇胆的人，凭仗真本事，硬工夫，把雪蛇胆劫夺到手，然后找一个荒山密谷，独练“天眼通”的功夫，因此，他听到林洪遥遥呼喊穷祖宗李九尊，生怕李九尊来了以后，事情又生枝节，所以他想在李九尊还没来到之前，先用一种迷神的药，把林洪弄昏，不让林洪说一句话，并且促使蹬着穷祖宗李九尊去追雪山老祖，好让自己把林洪挟到一个隐密的地方，慢慢逼问。

可是，他这个算盘没打成，因为他那种迷神药装在青铁葫芦里，他刚想摘下葫芦，取出迷神药“眠魂散”时，穷祖宗李九尊已经到了。

穷祖宗李九尊这一来到，卖药和尚的想法落了空，他心里很不高兴，李九尊喝骂他，他没答理，楞楞地翻着小眼睛，嘴角上现着冷知，说道：“该死的穷叫化子，你不去追杀雪山老祖，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穷祖宗李九尊还没开口，林洪接口说道：“李老前辈，您老人家若是为了要索回雪蛇胆，才去追赶雪山老祖的话，就不用去了，因为那雪蛇胆已经不在他的手上了。你去追上他，也没有用了。”

穷祖宗李九尊听得一怔，他打量了林洪一眼，见林洪虎目炯炯，神光明说，更不禁吃了一惊，略略沉了沉，说道：“林洪弟台，你把老叫化子弄糊涂了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你的眼睛怎么好起来的？雪蛇胆不是在雪山老祖手上了？”

林洪也不瞒他，坦白的说出自己的眼睛，就是用雪蛇胆治好的，但对于雪蛇胆落在了鬼上当汪明手上的事，可还是用先前的两句话，头可断、血可流，今生今生不能对任何人说出得胆人的姓名。

李九尊的雪蛇是被雪山老祖带领手下弟子雪山四灵劫示的，他恨雪山老祖，恨不得要了雪山老祖的命，但在他的心里，雪山老祖的命和雪蛇胆两件东西比较起来，自然还是先探寻雪蛇胆的下落来得要紧些，因为他知道用雪蛇胆练天眼通的功夫，只要一百天就行，若是自己在短短几天以内，不能知道雪蛇胆的下落，出手夺回来，而那人潜踪洞天密地，过了百天以后，就是找到那个人，也没用了。而且，这时候他还不知道得去雪蛇胆的人，到底是什么人物，凭他想，得去雪蛇胆的人，定然是武林中一派高手。果然如此，那人练成了一“天眼通”的功夫之后，若是想独霸江湖，可就没有别人治得了。

林洪的话，使穷祖宗李九尊很作难，他心里很赞同林

洪的忠於朋友，而雪蛇胆又是他受了三十年风雪之苦，才找到他的稀世作品，正如他在星星峡对卖药和尚说的，无论雪蛇胆落到谁的手里，他绝不会甘心罢休。

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如果是另一个人知道雪蛇胆的下落，他会用一切的手段，甚至是极深的手段，去逼问出来，但这事偏偏出在林洪身上，可使他没了办法。

这是为什么？

江湖上讲的是恩怨分明，有恩一定得报，穷祖宗一生江湖，他不能不讲江湖义气，甚至可以这样说：他所以闯荡江湖，就是天性有这份义气，他不能忘记，自己被雪山老祖师徒五人围攻劫实，中了一粒龟眼神珠，伤得要死，困在星星峡中，若不是林洪出手杀他，他早就到了枉死城，等着投胎下生另找娘了。

这种想法困住了他，但他毕竟是老江湖，一念过心，微微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多谢林老弟台知会我，若是不然，我可要空劳脚程，去赶那雪山老祖了，林老弟台受人之嘱，忠人之事，我老要饭的自然不能强迫你告诉我是谁得了雪蛇胆，但我老要饭的受了三十年风寒，才找到的东西，就这样转了手，我还不甘心，老台弟能不能指我一条明路，让我老头子自己去找一找？”

林洪极同情穷祖宗李九尊，穷祖宗受了三十年风寒大苦，找到一条雪蛇，一旦失落，心情之恼，他想得到。同时，他可又不愿出卖一个对他有救命之恩的人，他犹豫了一阵，说李老前辈，不瞒你老人家说，晚生就是说出他的去路，恐怕你也难得追上他了，那得去雪蛇胆的人，大概

已到了长安府了。”

卖药和尚这时不说话，一对小眼睛盯着林洪，想从林洪的话里，听出雪胆的下落来。

穷祖宗李九尊沉了一沉，又问林洪道：“老台弟，那人可是中原人氏？”

林洪点头应是。

穷祖宗李九尊接道：“依我老头子想，那人既然有这种手法，在一撞的极短时间，接去了雪蛇胆，定是一位三头六臂的朋友，林老台弟能不能告诉我，那位朋友的长相如何？”

林洪笑道：“李老前辈，关于的那们朋友的长相，晚生不能奉告，晚生只能告诉您老人家，那得去雪蛇胆的人，是一位黑道上的朋友，就是他用那雪蛇胆练成了天眼通的功夫，也不致于危害武林的。”

穷祖宗李九尊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老要饭的今年已经九十出头了，就是练成天眼通的功夫，也没有几碗好讨了。不过，老台弟你要知道，我是受了三十年飞雪之苦，才弄到这东西，我拱手送给别人，我倒甘心情愿，於今就这样落到了别人手上，我老头子可有点不服气，我想瞧瞧这位朋友的嘴脸，到底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老台弟能否再给我点儿线子？”

林洪歉然答道：“晚生有言在先，很对不起您老人家，我的话只能说到这里，请老前辈原谅！”

李九尊知道再说没用，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多谢老台弟指给我老要饭的一条明路，咱们后会有期了。”

他说着，憋了卖药和尚一眼，接道：“怎么样？老秃，你是跟我老人家到长安走走？还是到什么地方采药去？”

这时候，卖药和尚两手敲着大肚皮，心里怀着鬼主意，他想骗穷祖宗李九尊走后，自己跟踪林洪，抽冷子拿住林洪，逼问雪蛇胆的下落，他说道：“我老拙认倒楣了，跟着你穷要饭的穷跑了一趟，没尝到那味好药，耽误了我的正事，现在我不想再跟你白跑了，我倒乌苏去找点老柳花，咱们再见了。”

他说着，一转矮胖身形，摇摇摆摆的走去。

穷祖宗李九尊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的背影，忽然说道：“老秃驴先别急着走，我老人家还有话吩咐你！”

卖药和尚转过头，说道：“老要饭的还有什么穷噜嗦？”

穷祖宗李九尊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你老秃可真是要到乌苏去吗？”

卖药和尚眨了眨小眼睛，说道：“去不去乌苏，你穷要饭的管不着！我老拙陪你到了一趟木索尔岭，敢情你心里过意不去，要陪佛爷到乌苏走走不成？”

穷祖宗李九尊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我看你老秃驴的青铁葫芦里，又添了一味新味，你想把这味新药卖给我，那是你忘想……”

卖药和尚楞住了，他一时听不出李九尊的话是什么意思，两个小眼睛斗在一块儿，盯着李九尊，想了想，说道：“穷要饭的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，我老拙硬是听不懂，说明白好吗？”

穷祖宗李九尊笑道：“我老叫化子一辈子手心向上，向人家要东要西，可从来不卖什么东西，你老秃驴想卖‘关子’占我老人家，你就算是瞎了眼，我老人家不买你的，懂了吗？”

卖药和尚懂了，他可装不懂说道：“什么话！打开窗子说明白好吗？”

穷祖宗李九尊说道：“别装傻，趁早死了这条心，跟我老叫化子一起儿到长安走走吧，林老台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要是对他不够朋友，小心我老叫化子收拾你。”

卖药和尚说道：“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该死的穷要饭的，你是以叫化子之心，度佛爷之腹，我老拙跟你白跑了七八天，还不够冤枉吗？你还想要我陪你到长安，你怕在长安死了没狗吃吗？”

穷祖宗李九尊说道：“咱们俩是半斤八两，你老秃的心事，逃不了我老人家的眼，你不跟我一起走，想等我走了以后，再逼林老弟台说出雪蛇胆的下落，然后自己回到中原，找那位得了雪蛇胆的朋友，是也不是？”

卖药和尚的算盘被穷祖宗敲倒了，他尴尬的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你老要饭的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，怎么会知道我的事，这小鬼头救过你要饭的穷命，可没救过我老拙的佛命，现在你想报他的救命之恩，是再容易没有，我老拙出手整他，你出手救他，等于救了他一命之后，咱们俩再逼他说出雪蛇胆的下落，然后一块儿到长安如何？”

穷示李九尊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什么话！”

卖药和尚接道：“你穷要饭的若是不依我的，你就先

走也行，反正我老拙没问出雪蛇胆的下落以前，我是不走的，你穷要饭的想报这小鬼头的救命之恩，你不走也行。”

他说着，身子一晃，向林洪撞去。

这时候，林洪跟穷祖宗李九尊站的很近，他的眼神自从吃了雪蛇胆以后，一天比一天敏锐，几乎能够知敌机先。卖药和尚心中的阴谋，林洪从他那一双小眼睛里看的出来。

林洪应着卖药和尚的撞势，横裹一闪，古铜短剑应了一沉，说道：“大师父休要欺人太甚！我林洪出世以来，还没有遇到过你这样不要脸的和尚，你想怎么样？请划下道儿，我林洪领教就是。”

卖药和尚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老拙想知道那得去雪蛇胆的人是谁？想用我手上的几招微末之技，问问你！”

接着，他又施出了“僵死赶人”的身法，向林洪撞去。

穷祖宗李九尊知道卖药和尚的功力深厚，不是林洪可以敌得的，他怕林洪吃亏，迅然一晃身子，抗左肩，向卖药和尚撞去。

三个人倏然分开了。

穷祖宗李九尊冷冷盯住卖药和尚，说道：“怎么样？老秃驴果然不卖交情给我老叫化吗？”

卖药和尚沉了沉，嘻嘻笑笑道：“你老拙葫芦里有药，没有交情，就是有，那味好药的下落没问到以前，不打算卖，你老要饭的要是不服气，咱们手上说个理儿也成！”

穷祖宗李九尊并不怕和他交手，只是他想到雪蛇胆既

然换了手，被人带回中原去了，若是自己不能早些动身赶去，再迟了，雪蛇胆被人吃掉，那就惨了，何况得去雪蛇胆的人到底是谁，还要暗中探访，服前的时间，真是一刻千金。

他说道：“老秃驴这是存心跟我老叫化子找憋扭，早不跟我较量，晚不跟我较量，偏偏找这个当口，要跟我老人家拗拗劲儿，你想在手上讨便宜，办不到，到头来两败俱伤，你甘心的？”

卖药和尚呜呀呀一声怪叫，说道：“该死的穷要饭的，你报你的恩，我采我的药，桥归桥、路归路，咱们老哥儿俩各行其事多好，等我老拙问出了雪蛇胆的下落，赶到长安给你递个线子，才能找到那味好药，要不然，茫茫人海，若大的长安城，你到那里去找？”

穷祖宗李九尊感林洪的救命之恩，任卖药和尚怎么说，他还是要卖药和尚跟他一道走，卖药和尚一心想夺取雪蛇胆，硬要林洪说出得雪蛇胆的是什么人，两人僵持不下。

林洪出得三阳镇，原是为来找阴山老娘的，他心里虽然气急卖药和尚，真想跟他拚一拚，但有穷祖宗李九尊在场排解，他总不好过分锋芒，这时候，他不耐烦了，他向穷祖宗李九尊抱拳一礼，说道：“李老前辈，晚生有事不能久持，就此向您老人家告辞了。”

他说完，一晃身形，往西边奔下去。

卖药和尚看林洪纵去，喝了一声：“小鬼头慢走！”双肩一耸，拔身跃起，左手袍袖一甩，拨空扑进，右手疾探